

奋斗·青春

雪莲花开

■吴兴葵 刘明久

这样……”女儿满心期盼着张燕从除夕到初二的战备值班结束后一起过节,可自己又一次让女儿失望了。在机场候机厅,她在微信上对女儿说:“疫情就是命令!对于我们军人来说,没有节日和平时之分……”听到电话那边强忍的啜泣声,她的眼眶湿润了。

经过紧张忙碌的前期准备,2月4日,火神山医院首次接收患者。科室里有两位年轻的士官从来没有穿脱隔离衣的经验,张燕必须在30分钟内单独演练,纠正他们在操作细节上的不足。看着两位年轻的战士,张燕想到了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女儿,心里顿时沸腾起来:这样的年纪,脱掉白大褂回到家,仍是妈妈的宝贝。而此刻,他们的妈妈也肯定在牵挂着他们啊!

想到这些,张燕瞬间热泪盈眶。看着两位小伙子护目镜后的双眼也泛红了,她很快稳住了激动的情绪,坚定而镇静地叮嘱道:“好好保护自己,注意做好每一个细节。记住,咱们一个也不能少!”

忙完一天的工作,回到宿舍常常已是深夜。这时张燕才有时间看看手机,回复女儿发来的信息。有一天女儿考研失利,一向坚强的她在微信里向母亲哭诉,在自己重要的人生节点,从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到研究生考试,这些最需要妈妈的时刻,妈妈为什么全部缺位?“我是亲生的吗?”女儿的哭诉让张燕也流下了眼泪。张燕投入的工作中。

有一天,一位患者因误食草药中毒,几近昏厥,被送来就医。在用洗胃的催吐方案处理时,病人烦躁不安,将手背上的静脉穿刺针头挣脱滑出血管外,张燕顾不上擦拭满脸被患者喷溅的呕吐物,再次穿刺建立静脉通道并妥善固定好。及时的治疗让病人转危为安。抢救室外,患者家人感激地说:“你们是我家的救命恩人,是菩萨啊!”

有一位年轻孕妇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,就是不愿就診接受“乙肝母婴阻断”治疗。经张燕多次耐心劝导,最后她想通了,同意接受治疗。孩子出生后,身体健康,没有发现被母亲感染乙肝病毒的情况。年轻的母亲知道这一诊断结果后,流下了感激的泪水,连说:感谢金珠玛米!

这位母亲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村里与自己有相同情况的孕妇,大家眼见为实,都来做相同的治疗。这样一带一传,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健康、美好的未来。

在“二乙”医院初审通过复审验收时,一位评审专家由衷地感叹说:在这样的条件下,有的医疗队撤走了,但你们一直坚持着,天寒地冻也不退缩,你们就像绽放在雪山上的雪莲花!

张燕想起自己曾对女儿讲述过这段故事,便把雪莲花的图片转发给了女儿。

二

“春节我又不能陪你过了,我已报名参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,很快就能出发!”这是今年春节前的一天张燕踏进家门时说的第一句话。女儿眼泪汪汪地看着她说:“为什么啊?怎么又是

军医大学学习,她的“心理咨询师(二级)”证书就是在这次学习中取得的。那些天,张燕一边为灾区人民痛心、流泪,一边连夜赶印学校组织编写的灾后心理咨询和治疗相关材料。当材料从学校运往灾区后,张燕和同学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自己牵挂灾区的一颗心,终于和这些材料一起上路了!

这次灾难就发生在距张燕不远的地方,使她在心痛之余更坚定了做好一名护士的信念。这些精神和技能上的准备在几年后的盈江地震救助中发挥了作用。

2011年3月10日,张燕下班刚回到家就接到通知,有任务要马上集结出发。匆匆收拾好行李下楼,正好碰到放学回家的女儿,只好对她说:阿宝,阿妈要出门了!这周末不能带你出去玩了。

赶到医院,院领导说明情况后,下达了连夜出发的命令,任务执行地点:盈江。云南盈江发生了里氏5.8级地震,原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医疗队以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,领命出征。在首批出发集结的队列中有几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,其中就有张燕。

站在队前列前,带队领导问,丈夫不在家,孩子怎么办?张燕张口就说:“孩子已经安排好了。”另一位年轻的助理员儿子才两岁,爱人在外学习,可她仍主动要求到灾区去参加救治,将可爱的宝宝留给阿姨照顾……

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位女军人都有。尽管她们心中也有千般不舍和万般牵挂,但灾情就是命令,只要灾区人民需要她们,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在盈江开展救治工作期间,因为当地多雨且闷热,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,大家想出了很多高效快捷的救治办法,甚至还有快速洗澡等生活妙招。在战时,人的潜力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。

当地的群众见大家很辛苦,又热又渴,会送一些水果来给他们。他们总是婉言谢绝,可有的大妈不管你怎么解释,把水果放在地上转身就走了。走的时候,她们还边抹眼泪边说:“你们太好了,这是我自己地里种的,你们一定要吃,否则我们会很难过的!”那一幕幕暖心的画面深深印在张燕的心中,让她感动,也令她更加勇敢。

四

2012年5月到2013年3月,张燕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批黎巴嫩维和部队的维和相关行动,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。

来自叙利亚躲避战乱的难民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较差,但个个单纯可爱。看到这些孩子,总能激发张燕身为母亲本能的慈爱之心。她把对家人的思念埋藏在心中,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

2014年2月,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

发,张燕又一次站在了紧急驰援的医疗队伍中。因为考虑到埃博拉病毒的极强传染性,加之当时尚无任何一种有特效的预防药品和方法,张燕和全体赴非的同事一样,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。当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下“遗书”二字时,张燕想起了居里夫人说过的一句话:“在前进的道路上,他们用自己的不是汗水而是鲜血,他们的名字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成的。”

当医疗队抵达利比亚首都蒙罗维亚时,利比亚人民惊喜地发现,在这群来帮助自己的中国朋友里居然有78名女军人,就像78朵盛绽的“中国玫瑰”!张燕,就是这束玫瑰中的一朵。

她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卫生防疫组的主任张玲,57岁。年龄最小的是治病区的冯延延,24岁。她们既是各技术单位的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,又是抗击埃博拉病毒的“普通一兵”,她们用自己的勇气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大爱担当。

当时,张燕在卫生防疫组,组内重点工作是医院复用物品的洗消、防控和疫区消杀。时值旱季的蒙罗维亚本就炎热难耐,在生活区内静坐不动很快都会大汗淋漓。而因工作的需要,大家必须穿上里三层外三层不透风的“三级”防护服。每当工作结束,脱下防护服时,每个人都是衣物尽湿,手心滴水!尽管这样,大家没有抱怨,没有逃避,反而是迎难而上,乐观豁达地将每次的医护过程、消杀过程称为“利比亚的特殊桑拿”。

由于埃博拉病毒的高传染性,所使用的消毒液都是高浓度的。全院消毒液的配制和测试消毒液浓度的工作,由张燕所在的卫生防疫组负责,并指导当地雇员配合完成。一次,雇员没有完全按照流程操作要求规范操作,消毒液从容器里突然大量溅出,溅在张燕的头上、脸上、眼里。由于消毒液的刺激性很强,张燕的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经过清洗后,虽然双眼圆睁,却仍然没有视感,状若盲人。

当时的张燕特别害怕,想到父母,想到爱人,想到从小学到大学自己都没时间好好陪伴的孩子,想到自己想要当一名好护士的初衷和未知的未来,悲伤从心底升起,喉咙哽咽,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。好在经过及时治疗,后来她的视力渐渐恢复了。

此时,一次次执行任务时遇到的危急情况,已变成心底暖暖的记忆。张燕凝视着手机上盛开的雪莲花,感觉满目冰雪阻挡不了心中的暖热,雪莲那傲霜斗雪的风姿和纯净无瑕的圣洁更是让她莫名心动。

这时,手机收到了女儿的回信,张燕点开一看:妈妈,您就是我心目中的雪莲花。张燕开心地笑了,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。她抬头看手表,查房时间到了,她脚步轻快地向病房走去,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……

风自冰峰来

■胡洲源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风,自冰峰吹来。被狂风洗礼后,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周边簇拥着众多万年冰形成的嶙峋奇峰。

喀喇昆仑山的某雪峰冰川下方,是我们近几个月来的驻训场。刚到这里时,昼夜温差较大,虽已入秋,白天依旧烈日炎炎,如蒸笼似的,闷热得很。往往夜间才刮风,同时伴着冰雹雪花,但没多厚,次日又被烈日融化,周而复始。

初秋,喀喇昆仑雪山脚下傍晚开始刮凉风,同时卷着坡上的尘土细沙,向远方飞去。后来,风卷尘沙改为下午了,速度也较之前快多了。再后来,刮风时间又提前到中午了,风速更加快了,约8—10级,同时席卷着碎石片飞跑。此时,我们正常走路时可拉起风帽,背对狂风暂停片刻或下蹲。列队的战士仅能短暂微闭眼睛,不少战士脸上被锋利的石块刮开道道血痕。冰风刮呀刮,有不少同志被刮得嘴唇乌黑开裂,更多的人则刮得两颊通红,如熟透的苹果似的。

这里没有和风细雨之说,都是狂风、旋风,而且动辄就是飞沙走石。细雨更不沾边,往往同一片云,落到沟谷里是雨,落到这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就成了雪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那天上午吃过早饭,妈妈从里屋拿出一双乳白色的筷子和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茶缸,郑重其事地对我 and 哥哥说:“爸爸从朝鲜给你们带来了礼物。”可我和哥哥都不约而同地看向那个茶缸。哥哥离得近,伸手就抓住茶缸的把儿说:“我要茶缸!”我急了,冲上去抓住茶缸缸口说:“我也要茶缸!”于是我们就争夺起来,谁也不肯撒手。最后,在妈妈的劝说下,哥哥把缸子让给了我,自己揉着眼睛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双手捧起茶缸,沉甸甸的,好厚实呀。我把茶缸捧在手里,仔细端详起来。茶缸通体以雪白的瓷釉为底色,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8个鲜红的美术字格外让人心动;左边的华表与下方的红色天安门图案将这8个红字半围了起来;茶缸另一面的红色大字是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,最下方同样是一排小红字“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”。茶缸的缸口比一般的茶缸要大,沿着缸口有一圈浅蓝色的彩带,上面镂空空出一只接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。我不禁佩服起茶缸的设计者和工人师傅了:把茶缸设计得这般耐看,还制作得这么结实。茶缸到手后,我恨不得时时刻刻用这个茶缸喝水。但是,我渐渐发现哥哥情绪不高,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,过了几天我对哥哥说:“这缸子你用一段时间吧。”哥哥高兴极了。哥哥是个细心的人,他求妈妈给茶缸做了一个布袋,防止缸子被磕碰。哥哥使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,有一天他高高兴兴地对我说:“茶缸还给你,我可是完璧归赵呀!”就这样茶缸又回到我身边。

从小学四年级开始,这茶缸就一直陪伴着我。它跟我常住北京,后又南下海南岛,北上黑龙江,还去过四川的农村、云南的阿瓦山寨……

上中学时,我在北京第十三中住校生活。这茶缸曾陪我参加过修丰沙铁路的勤工俭学、大兴昌平的下乡劳动。记得在昌平区史各庄,学校组织民兵连夜间行军。当时,我把茶缸拴在背包带上。我听到后面的同学嘀咕:“这不是志愿军的茶缸吗?”“嗯,他爸肯定打过美国鬼子!”这话真让我心里美滋滋的,我不由地抖抖肩,感受一下身后缸子的晃动。

1962年,我到重庆上军医大学,这茶缸跟我去参加了重庆至遵义——重走长征路的野营拉练,还和我一起到四川南溪县大观公社与贫下中农共同生活了7个月。那么多年下来,虽然我一直小心使用,可还是难免磕磕碰碰。最初是茶缸底部被磕掉一块白色的瓷釉,露出里面黑色的铸铁层,如一块黑色的“伤疤”。久而久之,“伤疤”被蚀蚀出一个小洞,缸子开始漏水,完全不能使用了。当时,握着这破损的茶缸,我真是心疼又无奈。想起学校大门外有维修各种物件的小摊儿,我便拿起茶缸去碰碰运气。

守摊的老师傅面容清瘦,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圆的黑边眼镜。他接过我递上来的茶缸,扶了扶眼镜,仔细端详了一阵,赞叹了一句:“好厚的料子啊!”然后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盯着我问:“是你们老汉儿的吧?”“嗯,是我爸爸给我的。”“这就对喽!”老人似乎对自己的推断很满意。说着就利索地忙起来,他先是用锉刀和砂纸打磨,又将“伤口”冲洗、晾干后,用锡焊把洞口封死,然后打磨得平整光滑。一切准备停当后,老师傅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纸包,取出一块巧克力糖大小的白色东西,老师傅笑着说:“好马配好鞍,给你用点好

瓷釉。”他用烙铁将瓷釉片化开,涂在修补的地方。这样,除了修补的地方颜色略微显黄外,缸体还是那么洁白,红字还是那么显眼。啊,老师傅真是妙手回春啊。我激动地掏出钱包,准备多付给老师傅一些钱。谁知道,他竟然死活不收,还说愿意为志愿军茶缸尽义务。在我的坚持下,最后老师傅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元钱。临别,还留下一句话:“只要我在这儿,茶缸坏了修修。”

一个茶缸

■霍丰

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冬天,我乘火车去四川内江,上车后习惯地把茶缸放在车窗前的小桌上。这时,对面向一位穿褪色棉军装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:他吃力地从包里抓了一把茶叶,放进茶缸。他的茶缸被整个染成了黄褐色,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了。可细一端详,那茶缸的大小、高矮、形状显然都和我的茶缸相似,尤其在茶缸把手上方,隐隐约约现出我熟悉的“和平鸽”图形。我暗想,这人莫非与抗美援朝有关?我和他攀谈起来。他果真是一名志愿军老兵,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,被美国凝固汽油弹烧伤致残。老兵乐观豁达,特别健谈。我告诉他,我父亲也是上甘岭战役的参加者,缸子就是他送给我的。老兵说他一上车就认出了这个缸子,并马上像对待战友一样,举起自己的缸子和我干杯。一路上,老兵没有给我讲战争的残酷情景,也没有讲自己英勇的战斗经历,只讲了几个他在朝鲜经历的小故事。那真实生动的情节深深感染了大家。

火车开始减速,内江车站就要到了。此时,这位志愿军老兵的坚韧、乐观已深深地打动了。眼看就要分离,心中依依不舍,我突然想为他做点什么。我双手捧起我的茶缸,对老兵说:“如果您不介意,这缸子留给您。”老兵诧异地问:“你舍得吗?那你用啥子?”我说:“您连命都舍得,我还有啥舍不得?再说,我们部队配发了茶缸,有的用。”“哦,那就谢谢你了。”老兵没再推辞,接过茶缸说:“老家县里博物馆多次向我征集过这个缸子,我没舍得,这回可以考虑把它捐出去了。”车停了,我起身紧握了一下他那满是疤痕的双手,告别下车。

站在月台上,我注视着窗口为老兵送行的。他用袖子擦去车窗上的雾气,举起茶缸,向我致敬。那茶缸上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几个红字,真切切,分外耀眼。火车开动了,那张朴天真的笑脸渐渐远去,我在心中真诚地为这位志愿军老兵祝福,同时我也很庆幸,这个茶缸真正回到了“最可爱的人”身边。



中国蓝盔(油画)

房子剑作



长征

第5045期

